歷代刑法考

贖

虞書金作贖刑傳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

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从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　蔡傳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朱子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

犯鞭扑之刑而情又輕者也

馬融曰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江聲曰意善功惡者功謂事也謂意本无惡而所為之事或不戒慎而有傷害縱之則无所懲刑之則恐枉濫姑使出金贖之故云坐不戒慎者尚書集注音疏

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史記平準書索隱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路史後紀十三夏后氏紀引甫刑傳陳壽祺大傳定本案饌他本作鍰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不誤鄭注三百七十五斤適合千饌六千兩之數索隱引大傳二字當衍。

周禮秋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注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疏云掌受

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有疑即使出贖旣言金罰又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總謂之金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

按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是司兵掌五兵者此金罰入于司兵當即以此金治兵器孔疏言古者贖罰據銅爲金其說頗有據鄭云給治兵及工直者金以治兵貨以給直也

呂刑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傳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

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

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倍百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之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蔡傳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

剕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

職金疏考工冶氏云戈戟重三鋝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鋝鍰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爲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爲鍰　說文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二十兩爲三鋝

鍰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 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率或作選或作饌古文尚書作鍰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攷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曰一饌六兩率與選饌皆雙聲職金正義云云按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作率古文尚書作鍰今文尚書說率重六兩古文尚書說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異也古文家說鍰即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傳一饌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鍰此用今文尚書說說古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書說謂鍰即考工記之鋝字馬注考工記曰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尚書正義引此許

謂鍰即鋝之所本也

按今文古文尚書二說多寡之數懸殊古文說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爲三斤其數輕今文說鋝者六兩三分兩之二百鋝爲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其數重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是今文而非古文謂四十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以贖墨罪不爲重等而上之至千鍰亦祇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約計今銅價僅值白金一百二三十兩如百鍰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祇用銅三十斤就今銅價僅值白金五六兩以贖死罪有是理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則是古文而非今文謂百鋝爲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太重竊謂古今物價之貴賤不能盡同左傳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注古者以銅爲兵是此傳之所
謂金乃銅也夫三鐘之銅爲數幾何而貴重之如此是
必當時銅少而貴不與今同也然則據今之價以論古
法未必符也　舜典疏引鄭駁異義云云與金贖死罪
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與金之金陳氏異義疏證改作今
是也今謂漢時似鄭說較長

蔡傳又云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
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
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
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
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
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
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

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馬氏端臨通考云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峯以爲舜典所謂贖刑者云云愚以爲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爲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爲聚斂征求設也審矣黷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

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何莫非投機
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
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
金以免誠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
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萬
鍰亦難貰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
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僞學非酒誥之羣飲其
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
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
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鍰之科而
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蓋哀矜
庶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序者專以訓夏贖刑言
之已失其義而此書之首又止言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夫曰作刑以詰四方者主於用刑之意也而此書所言大概哀民之罹於法而不忍刑之懼有司之不能審克而輕用之其意蓋期於無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脫簡如耄荒度之語亦難通二序既不得書之意而後之儒者復因穆王有巡游之事遂於此書肆爲譏評而不復味其辭亦已疏矣以愚觀之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戒於報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詳練老者之言也其作於既聞祈招之後乎是豈復有侈心之可議哉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也罰贖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竝行而不悖也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

使其不爲惡耳豈利其貨乎至又以爲所言臯陶不與三
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
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臯陶不與蓋吝之也亦此書立言
之疵啟之陋哉俗儒之論也夫刑以齊民古人重之謹之
而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禮而此書曰三后成
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蓋曰必居以
安之食以養之禮以教之然後及於刑耳豈以臯陶爲劣
於禹稷而後之乎然即此章先後輕重之意觀之蓋可以
明此書之不爲作刑以詰四方而作矣
或問朱子曰贖刑非古法歟曰古之所謂贖刑者贖扑耳
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
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
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

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董鼎曰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鍰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

通考十一百七　致堂胡氏曰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爲設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爲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恥而已夫當官典刑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

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　案虞書言金作贖刑而已九峯蔡氏則以爲贖特爲鞭扑輕刑設五刑本無贖法而以穆王贖鍰之事爲非致堂胡氏則以爲贖本爲五刑之疑者而鞭扑輕刑則無贖法二論正相反然以書之本文考之固未見其專爲五刑設或專爲鞭扑設也愚嘗論之五刑刑之大者所以懲創其罪愆鞭扑刑之小者所以課督其慵怠五刑而許之論贖者蓋矜其過誤之失書所謂罪疑惟輕所謂五刑之疑有赦是也鞭扑而許其論贖者蓋養其愧恥之心記所謂刑不上大夫東坡所謂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是也二者皆聖人忠厚之意也

邱氏濬云馬氏之言謂穆王之贖法非利其貨入蓋因後世禁網深密犯罪者多閱其實有可疑者則罰其甚欲之金以貸其罪也夫罪入五刑而可疑者使富而有金者出金以贖其罪可矣若夫無立錐之民而犯大辟之罪何從而得金千鍰乎如是則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貧者坐死是豈聖人之刑哉然則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則可書固自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卽虞書罪疑惟輕也奚用贖爲哉

按呂刑贖法議者紛如自以胡氏之言爲近於事理馬氏之說尤爲詳明若蔡九峯之說則拘墟之見未見其確也舜典贖刑雖列于鞭扑之次自爲刑之一項初無鞭扑得贖明文謂鞭扑方許其贖乃凡庋之詞別無證據此其未確者一也夏后氏之刑多承於虞邁種之法

必無所改而死罪千饌見於伏生大傳則謂有虞必無
五刑贖法何所據而云然書缺有閒未可臆斷此其未
確者二也職金金罰貨罰載在秋官周法當必本于虞
夏乃謂秋官無文穆王始制況書序明言訓夏贖刑故
傳疏有周法傷重更從輕之語乃一概抹殺此其未確
者三也巡守之禮不始于周穆王肆其侈心周流荒遠
有如穆天子傳所紀者然自祈招詩進獲沒祗宫則其
暮年之不復巡游克終厥德可以想見乃謂財匱民勞
爲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果又何所據而云然三復
此篇但見哀矜惻怛之意形于言表何嘗爲聚斂計哉
此其未確者四也罪而可赦赦之而已有疑于赦故使
從罰書中於疑赦反覆言之可謂詳盡當刑者抉無贖
理何患失之輕疑于赦不可遽赦而使得贖何患失之

重若不可遽赦而遽赦之則反失其平矣乃抹殺一疑字一若穆王之法凡麗于五刑者皆可以金贖此其未確者五也富者得生貧者坐死自漢以來議贖法者皆以此爲言第國家立法但問其當於理否耳苟當於理則法一而已祇論罪之當贖不當贖不能論其人之富與貧富者之得生法如是非幸也貧者之不能自贖貧者之不幸非法使之也且果爲疑赦者法亦必有以濟其窮何至忍視其受刑哉此其未確者六也蔡之持論甚正朱子亦取之然按之事理未見其允故就胡馬二家之說而推衍之如此季長意善功惡之說必漢儒師傳所授受故近日釋尚書者皆宗馬說孔傳乃魏晉人所作其說蓋亦衍于馬也　邱氏謂周禮金罰貨罰以爲治兵之工直後世有罰者往往歸之內藏以爲泛用

或以爲繕脩營造之費非古制也按此蓋指明制而言書此以爲諷也歷代則未聞

國語齊語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則刖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績也小罪讁以金分分符問切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宥閒罪閒居諫切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也　管子中匡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罪以脅盾一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罪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小匡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

按疑赦而贖矜之非利之也管子以甲兵未足而使以甲兵贖則貿利之矣此霸者之政與王者異也富者得生而貧者如何處分所未詳也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

按此俘虜之贖非常法

家語致思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按此贖臣妾於鄰國之法當時之臣妾有罪者也

漢書惠紀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注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邱氏濬曰舜典金作贖刑非利之也而後世則利之矣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以免死罪則是富者有罪非徒有財而得免死又因而得爵焉嗚呼是何等賞罰耶

按據師古之注是准買爵之錢以贖罪非竟予之以爵也

食貨志鼂錯說上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

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勸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寗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按錯所言拜爵除罪爲二事文帝但從其拜爵一事故志但言入粟拜爵之法錯復奏亦第言入粟拜爵不及除罪迨後孝景時以上郡以西旱始行輸粟除罪之制但及徒復作而不及他罪亦偶行之一時不爲常法也通考言文帝納錯說募民入粟除罪誤也大學衍義補亦承其誤文帝事本紀不載通鑑載於十二年蓋以志文有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故知在是年也

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太始二年秋旱九月同上　食貨志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　邱氏濬曰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死者而可以利贖則犯法死者皆貧民而富者不復死矣其雜犯贖之可也若夫殺人者而亦得贖焉則死者何辜而其寡妻孤子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以此感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致禍亂者亦或有之為天地生民主者不可不以武帝為戒

按食貨志令民得買爵贖罪是二事其文敘於置武功爵之上置武功爵武紀載在元狩六年六月故通鑑從之第是年所許贖罪者祇禁錮及臧罪不及他罪也天

漢太始乃有死罪贖錢之令亦偶行之不爲常法邱氏之言固爲痛切然其害亦不至是

漢書李廣傳後四歲元光六年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云云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蘇建傳後一歲元朔六年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武紀云亡軍獨身脫還　張騫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亡失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公孫敖傳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元光六年後二歲元狩二年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　趙食其傳明年元狩四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

當斬贖爲庶人紀元後期　司馬遷傳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
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按李廣諸人皆以軍法當斬而贖者司馬遷被宮刑而
與任安書言家貧不足自贖是武帝時宮刑亦可贖也
何以宣帝時張敞之議又格不行豈孝武時之贖乃特
恩非常制歟
蕭望之傳是歲西羌反神爵元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
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
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
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
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

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
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以
得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
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
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
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
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
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

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即鍰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

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按蕭張之議世多是蕭而非張蕭守經而張行權也然以備一時之急張議正未可非凡犯法之不得赦者既不許贖則許贖皆情輕者出穀以貸其罪有何傷于政化望之言固持正似未合於事機至欲戶賦口斂以贍

困乏尤為非計做謂小夷跳梁但令臯人出財賢於紛擾良民洵通論也武紀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敎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其令死罪減贖則在四年實在此後二年乃望之謂羣盜之起緣於死罪之贖殊於情事不合以漢人言漢事神爵又距天漢不遠何以所言之舛錯如此不可解也至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二語尤為後來說者所主持前已約略辨之矣且除去情重之犯則死罪已屬無多若豪强吏民請奪假貣為盜賊以贖罪此則州郡經理之不善正未可以此為藉口且恐言之過甚其詞或偶有一二事而已

貢禹傳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

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
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
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
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
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
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
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
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
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
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

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其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
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
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
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
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
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
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
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
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
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
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
遠放讒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
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

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按西漢贖罪之法據禹言始于孝武蓋卽食貨志所載贖禁錮免臧罪也禹奏始言貴廉絜賤貪汙終言進賢賢舉實廉中言崇財利誅不行之禍請除贖罪之法有臧者輒行其誅反覆指陳可謂痛切爾時石顯用事此議竟格不行也終西漢之世贖法祇禁錮坐贓二事其他罪未嘗行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出縑贖罪輕重有差 孔六帖四十四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九年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按東漢贖法續漢書謂始於建武初而本紀惟此一事

其後每遇赦宥輒行之而輕重不同
明紀中元二年四月詔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十二月詔天下亡命殊死已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永平八年十月詔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五年二月詔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七年五月制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奉贖在去年已來皆還贖　十八年三月詔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章紀建初七年八月詔亡命贖死罪縑二十匹餘與永平十八年同

元和元年八月詔亡命者贖各有差和帝永元三年正月八年八月安帝延光三年九月順帝永建元年十月陽嘉元年九月並同　章和元年九月詔亡命者贖與建初七年同

安紀永初元年九月詔死罪已下及亡命贖各有差順帝永和五年五月桓帝建和三年九月並同　六年五月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還贖賜爵各有差　元初二年詔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

順紀永建四年正月詔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　漢安二年十月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已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

靈紀建甯元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熹平三年十月四年十月六年十月光和三年八月五年七月中平四年九月並同

陳寵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

按呂刑五刑之屬三千謂疑赦應罰者周禮司刑五刑各為五百共二千五百穆王改墨劓各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蓋減重刑而增輕刑故為三千然五刑之不應罰者自別為三千不在此數也寵欲合贖罪定為三千以符甫刑之數疑漢時說尚書者有此一解然與經文不符甫刑之墨為漢之耐甫刑之剕為漢之笞

此文不言笞罪已該於耐罪之中甫刑墨劓剕爲二千五百與此傳之數亦不相中所未詳也

又按東漢贖法不傳今將各紀所載彙錄於此建武時殊死已下及徒減而不贖其餘贖所謂其餘者不知指何者而言明帝以後贖罪以縑死罪有二十匹三十匹四十匹之分完城旦舂至司寇有三匹五匹之分右止至髡鉗城旦舂則無分別殆其初亦隨時增損永初以後詔不言縑數則已有定制應劭所謂贖罪人三十匹縑是也至贬秩贖論者得還贖自告者半贖亡命者贖罪未決者贖不能贖者居作東京之制亦可以得其大凡矣

漢金布律罰贖以呈黃金爲價晉刑法志

尙書舜典疏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

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金三斤爲價相依附

按東漢贖罪以縑不以金史有明文應劭亦言用縑而金布律言以黃金爲價康成之駁即本漢律言也第西京死罪之贖惟天漢太始兩行之爲錢五十萬亦不以金元狩六年所定贖禁錮免贓罪法是否以金亦無可考律言以金爲價疑是准此爲贖之數不必定用金也

蔡邕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案使參以亡爲存在衍以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

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
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
按此後世罰俸之權輿漢時亦謂之贖罪
晉書刑法志魏法贖刑十一罰金六
按此贖刑罰金顯分爲二魏法承於漢也
魏志明紀太和四年十月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
晉律其年老小篤癃及女徒皆收贖　諸應收贖者皆月
入中絹一匹老小女人半之
晉律贖死金二斤注曰謂其贖五歲以下一等減半四歲
以下一等減半也　凡諸侯上書言及不敬皆贖論諸侯
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留贖勿髡鉗笞也北堂書鈔四十四
按收贖專就年刑言月入絹一匹五歲刑得月六十八入
絹六十匹四歲刑得月四十八入絹四十八匹三歲刑

得月三十六入絹三十六匹二歲刑得月二十四入絹二十四匹後來梁律實本於此贖死罪金二斤梁亦同也鄭康成言漢贖死金三斤而晉減爲二斤殆以其時金價貴歟觀於晉宋齊兼用絹梁陳全用絹北朝齊周亦皆用絹隋又改用銅此可以見金貴之故

晉志泰始四年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　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贖不拘月

贖罰者誤之誡

御覽六百五十一　會稽典錄楊矯爲右丞詣南宮取急案條閣舊事於複道中逢太常羊柔不避車矯糾奏柔以爲知丞郎應行威儀有敘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請廷尉治柔罪詔勿治以三月俸贖罪

按此與蔡邕事正同蓋承用漢法

宋齊贖罪兼用絹詳總攷

按宋齊刑制同晉見唐六典

梁書武紀天監元年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尙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纏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犴牢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衔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隋志梁武帝即位乃制權典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詳總攷

按此梁武初即位之制未詳

梁律收贖四等贖五等詳總攷

按梁收贖之法本於晉說見前其贖法當亦本於晉也罰金自爲五等而梁律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是罰金亦統於贖罪矣男子云云者對於女子言女子各半之而言女子半之亦晉制也此天監元年八月修定之律其時删定郎蔡法度取齊武時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就其本損益以爲梁律故其法多用晉此律之源流可以討尋者

隋志天監三年十月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

隋志大同十一年十月復開贖罪之科　梁書武紀大同十一年十月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

人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敕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旣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甯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按觀於詔語贖科復開仍是佛氏慈悲之義

陳存贖罪之科詳總攷

魏書刑罰志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神䴥中崔浩定律令當刑者贖詳總攷

按昭成代王什翼犍也其時法度未備故有金馬之贖迨崔浩定律令當刑者贖刑罪卽年刑也惟年刑許贖則死罪不得贖已不用金馬之法矣

北齊贖罪十五等詳總攷 隋志齊又列重罪十條一日反逆二日大逆三日叛四日降五日惡逆六日不道七日不敬八日不孝九日不義十日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

贖之限

按八議論贖之法隋志不具他無可考

北周贖罪杖鞭徒流各五等死刑爲一等詳總攷

按北齊北周之制有贖而無罰金雖輕罪至笞十亦名贖蓋已删罰金之名矣

又按梁死刑二北齊死罪四北周死罪五而贖法則同不復分等葢卽唐法二死同一減之意也

隋贖罰以銅代絹自笞至死罪凡十九等詳總攷

按古者贖本以銅漢始改用黃金而武帝則或以錢東京用縑晉律收贖用絹而贖罪用金唐六典謂宋齊兼用絹或不分別收贖與贖罪矣梁律收贖用絹自六十匹至二十四匹凡四等其數多贖罪以金而以絹代自十六匹至二丈凡十等其數少其法蓋本于晉而贖罪

亦不用金以絹一匹抵金二兩故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餘可類推也北齊北周亦皆以絹代金至隋又以銅代絹復古制矣唐宋遂相沿不改元以鈔明以銅錢

隋志煬帝即位又敕修律令時升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一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

唐律笞刑五贖銅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贖銅六斤七斤八斤九斤十斤徒刑五贖銅一年二十斤一年半三十斤二年四十斤二年半五十斤三年六十斤流刑三贖銅二千里八十斤二千五百里九十斤三千里一百斤死

刑二贖銅一百二十斤

按唐法悉本開皇三流里數加而贖銅之數則同也

唐律名例二應議請減（此名諸章）諸應議請減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疏議曰應議請減者謂議請減三章內人亦有無官而入議請減者故不云官也及九品以上官者謂身有八品九品之官若官品得減者謂七品以上之官蔭及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並聽贖）若應以官當者自從官當法（疏議曰議請減以下人身有官者自從官當除免不合留官取蔭收贖）其加役流（疏議曰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中改為斷趾國家惟刑是恤恩弘博愛以死刑者不可復屬死者務欲生之情軫向隅恩覃祝網以貞觀六年奉制改為加役流）反逆緣坐流（疏議曰謂緣坐反逆得流罪者其婦人有官者比徒四年依官當之法亦除名無官者依留住法加杖配役）子孫犯過失流（疏議曰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之類而殺祖父母父母者）不孝流（疏議曰不孝流者謂聞父母喪匿不舉哀流告言祖父母父母者絞從者流呪詛祖父母父母者流厭魅求愛媚者流問曰居喪嫁娶合徒二年或恐喝或強各合加至流罪得入不孝流以不答曰恐喝及強元非不孝加至流坐非是正刑律貴原情據理不合）及會赦猶

流者疏議曰案賊盜律云造畜蠱毒雖會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斷獄律云殺小功尊屬從父兄姊及謀反大逆者身雖會赦猶流二千里此等並是會赦猶流其造畜蠱毒婦人有官無官並依下文配流如法有官者仍除名至配所免居作各不得減贖除名配流如法除名者免居作即本罪不應流配而特配者雖無官品亦免居作 疏議曰男夫犯此五流假有一品以下及取蔭者並不得減贖除名流配如法三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者役三年家無兼丁者依下條加杖免役故云如法 注除名者免居作即本罪不應流配而特配者雖無官品亦免居作疏議曰犯五流之人有官爵者除名流配免居作即本罪不應流配而特流配者雖無官品亦免居作謂有人本犯徒以下及有蔭之人本法不合流配而責情特流配者雖是無官之人亦免居作

其於期以上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犯過失殺傷應徒若故毆人至廢疾應流男夫犯盜謂徒以上及婦人犯姦者亦不得減贖有官爵者各從除免當贖法 疏議曰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已入五流若傷即合徒罪故云期以上其期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犯過失殺及傷應合徒者故毆人至廢疾應流謂特蔭合贖故毆人至廢疾準犯應流者男夫犯盜徒以上謂計盜罪至徒以上强盜不得財亦同及婦人犯姦者並亦不得減贖言亦者亦如五流不得減贖之義 注有官爵者各從除免當贖法 疏議曰謂故毆小功尊屬

至廢疾及男夫於監守內犯十惡及盜婦人姦入內亂者並合除名若男夫犯盜斷徒以上及婦人犯姦者並合免官其於期親以上尊長犯過失殺傷應徒及故毆凡人至廢疾應流並合官當犯除名者爵亦除本犯免官免所居官及官當者留爵收贖縱有官爵合減亦不得減故云各從除免當贖法　問曰五流不得減贖若會降合減贖以否答曰五流除名配流會降至徒以下有蔭應贖之色更無配役之文即有聽贖者有不聽贖者止如加役流反逆緣坐流不孝流此三流會降並聽收贖其子孫犯過失流雖會降亦不得贖何者又云於期以上尊長犯過失殺傷應徒不得減贖此雖會降猶是過失應徒故不合贖其有官者自準除免當贖之例本法既不合例減降後亦不得減科其會赦猶流者會降灼然不免

諸婦人有官品及邑號犯罪者各依其品從議請減贖當免之律不得蔭親屬

疏議曰婦人有官品者依令妃及夫人郡縣鄉君等是也邑號者國郡縣鄉等名號是也婦人六品以下無邑號直有官品即媵是也依禮凡婦人從其夫之爵命注云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故犯罪應議請減贖者各依其夫品從議請減贖之法若犯除免官當者亦準男夫之例故云各從議請減贖當免之律婦人品命既因夫子而授故不得蔭親屬

若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同封爵之例

疏議曰別加邑號者犯罪一與男子封爵同除名者爵亦除免官以下並從議請減贖之例留官收贖

諸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惡者流罪

以下聽以贖論疏議曰五品以上之官是爲通貴妾之犯罪不可配決若犯非十惡流罪以下聽以贖論其贖條內不合贖者亦不在贖限若妾自有子孫及取餘親蔭者假非十惡聽依贖例其假版官犯流罪以下聽以贖論疏議曰假版授官不諸令式非關恩澤不要耆年聽以贖論不以假版官當罪其準律不合贖者虛徒以上版亦除削釋文諸假版官者謂攝官也假猶借也謂此等之身無正官故權假借他官版以令攝事故名之曰假版官也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內者不以官當除免犯十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疏議曰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皆依贖法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內官其除名及當免在身見無流內告身亦同無官例其於贖章內合除免官當者亦聽收贖故云不以官當除免犯十惡及五流各依本犯除名及配流不同此條贖法故云不用此律問曰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雖稱以贖如有七品以上官合減以否答曰既稱流罪以下以贖論據贖條內不得減者此條亦不合減自餘雜犯應減者並從減例據下文無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即得依減之例故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犯罪以流內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疏議曰假有勳官任流外職者犯徒以上罪以勳官當之或犯徒用官不盡而贖一年徒以上者各解流外任其雜犯死罪即在禁身死若

免死別配及背死逃亡者並除名皆謂本犯合死而獄成者會降者聽
從當贖法疏議曰雜犯死罪以下未奏畫逢降有官者蔭
官當有蔭者依贖法本法不得蔭贖者亦不在
贖限其會赦者依合解見任職事問曰上文云十惡故
役人反逆縱坐會赦猶除名雜犯死非等會降從當贖法
若行別蒙枚放及會慮減罪得同赦降以否答曰若使皆
卑惠澤非沙殊私兩露平分自依常典如有待奉鴻恩總
蒙原放非常之斷人主專之爵命殊並合如初不同赦降之
限其有會慮減罪計與會降不殊當免之科須同降法慮
若全免還從特放之例又問加役流以下五流犯者除
名配流姻法赤知會赦及降若爲處分答曰會赦猶流常
赦所不免雜會赦降仍依前除名配流其不孝流反逆縱
坐流雖會赦亦除名子孫犯過失流會赦免罪會降行官
者聽依當贖法其加役流非一色入十惡者雖會赦降仍
合除名稱以枉法論監守內以盜論者會赦免所居官會
降同免官之法自餘雜犯會赦從原會降依當贖法凡斷
罪之法總例減者先減後毆其五流先不合減者雖會降
後亦不介減科
若官盡未敘更犯流以下罪者聽以贖論敘限各從
後罪聽告功卽
犯以依大尊非
計下贖功長用
年者法尊小蔭
聽本長功之
疏以犯小尊色
議贖不功屬聽
曰論合尊不同
謂只贖屬得贖
用其者者以法
官年亦合蔭
當限不以論往
免未得贖今敘
並充贖論此限
盡必否自各
未有問答身從
到敘日日官後
敘法此上書犯
日故條條聽計
更免內毆以年
犯決有告贖疏
流配毆大論議

日犯免官及免所居官未敘更犯免官及免所居官當者各依後犯計年聽敘官盡更犯聽依贖法若犯當免官更三載之後聽敘免所居官者更期年之後聽敘其犯[illegible]流不合贖而真配者流則依令六載徒則役滿敘之雖役滿仍在免官限內者依免官敘例

諸以官當徒者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疏議曰假有五品以上官犯私徒二年例減一等即是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者假有八品官犯私坐一年半徒以官當徒一年餘罪半年收贖之類

其犯除免者罪雖輕從例除免罪若重仍依當贖法疏議曰凡是除名免官本罪雖輕從例除免罪重者各準所犯準當徒流及贖法假有職事正七品上復有歷任從七品下犯除名流不合例減者以流比徒四年以正七品上一官當徒一年又以從七品下一官當徒一年更無歷任及勳官即徵銅四十斤贖二年徒坐仍準例除名若罪當免官者亦準此當贖法仍依例免官此名罪若重仍依當贖法

其除爵者雖有餘罪不贖疏議曰爵者既得傳授子孫所以義同帶礪今並除削在責已深爲其國除故有殘罪不贖

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　疏議曰依周禮年七十以上及未齔者並不爲奴今律年七十以上七十九以下十五以下十一以上及廢疾爲矜老小及疾故

流罪以下收贖

問曰上條贖章稱犯流罪以下聽贖此條及官當條即言收贖未知聽之與收有何差異答曰上條犯十惡等有不聽贖處復有得贖之處故云聽贖其當徒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及矜老小廢疾雖犯十惡皆許收贖此是隨文設語更無別例

注犯加役流云云

疏議曰加役流者本是死刑元無贖例故不許贖反逆緣坐流者逆人至親義同休戚處以緣坐重累其心此雖老疾亦不許贖會赦猶流者爲害深重雖會大恩猶從流配此等之流特重常法故總不許收贖至配所免居作者矜其老小不堪役身故免居作其婦人流法與男子不同雖是老小犯加役流亦合收贖徵銅一百斤反逆緣坐流依賊盜律婦人年六十及廢疾並免不入此流即雖謀反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父子母女妻妾並流三千里其女及妻妾年十五以下十一以上亦免流配徵銅一百斤婦人犯會赦猶流唯造畜蠱毒並同居家口仍配

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法

疏議曰盜者雖是老小及篤疾並爲意在貪財傷人者老小疾人未離忿爭此等二事既侵損於人故不許全免令其收贖若有官爵者須從官當除免之法不得留官徵贖謂毆從父兄姊傷合除名盜五匹以上合免官毆凡人折支合官當之類

問曰既云盜及傷人亦收贖若或強盜合死或傷五服內親亦合死刑未知並得贖否答曰盜及傷人亦收贖但盜既不言強竊傷人不顯親疏直云收贖不論輕重謂其老小特被哀矜設令

強盜傷親合死據文並許收贖　又問既稱傷人收贖即
似不傷者無罪若有毆殺他人部曲奴婢及毆巳父母不
傷若為科斷答曰奴婢賤隸唯於被盜之家稱人自外諸
除殺傷不同良人之眼若老小篤疾律許哀矜雜犯死刑
並不科罪傷人及盜俱入贖例云殺一家三人為不道
注云殺部曲奴婢者非印驗奴婢不同良人之與排因盜
殺傷亦與良人同其應出罪者舉重以明輕雜犯死刑尚
不論罪毆傷部曲奴婢明亦不論其毆父母雖小及疾可
矜形毆者乃為惡逆或愚癡而犯或情惡故為於律雖得
勿為準聽仍為不孝老小重疾上請聽裁　又閣入十以
[illegible]十歲以下盜及傷人亦收贖注云有官爵者各從除免
當贖法未知未罪予死仍得以官當贖以否答門條有收
贖之文枉設除免之法止為於其老疾非謂故輕其罪但
結犯死罪例不當贖雖有官罰並合除名既死無北徒之
文官有當徒之例明其除免當法止據流罪以下若徐
以官流死便是律外竹文自須依法除名死依贖例　若
罪人自首及遇恩原減者亦準罪人原減法其應加杖及
贖者各依杖贖例疏議曰其應加杖假有官戶奴婢犯流
而為過致資給捉獲官戶奴婢等流罪
加杖二百過致資給者並依杖二百罪減之不從流減其
罪本合收贖過致資給者亦依贖法不以官當加杖配役
謂非應累者唯具條只狀
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不累輕以加重若重罪應
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　疏議曰謂甲
過失折人二支應流依法聽贖私有禁兵器合徒官當即

以官當爲重若白丁犯者即從禁兵器徒一年半刑居作爲重罪若更多犯自亦從重法　問曰有七品子犯折傷人合徒一年應贖又犯盜合徒一年家有親老應加杖二罪俱發何者爲重答曰[illegible][illegible]贖法爲輕加杖爲重故盜者不得以蔭贖家有親老聽加杖放之即是加杖爲重非若贖一年半徒自從重斷徵贖不合從輕加杖

諸官戶部曲稱部曲者部曲妻及客女亦同官私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各準良人若犯流徒者加杖免居作應徵正贓及贖無財者準銅二斤各加杖十決訖付官主疏議曰犯罪應徵正贓及贖無財可備者皆據其本犯及正贓準銅每二斤各加杖十決訖付官主銅數雖多不得過二百今直言正贓不言倍贓者正贓無財猶許加杖放免倍贓無則理然不坐其有則具備者自依常律若老小及廢疾不合加杖無財者放免疏議曰謂以上應徵贖之人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依律不合加杖勘檢復無財者亦放免不徵其部曲奴婢應徵贓贖者皆徵部曲及奴婢不合徵正

諸共犯罪而有逃亡見獲者稱亡者爲首更無證徒則決其從罪後獲亡者稱前人爲首鞫問是實還依首論通計前罪以充後數若前輸贖物後應還者還之疏議曰假令有九品官犯徒一年評爲從罪前斷處贖一

百徵銅十斤今依首論斷作一年徒坐以九品一官當徒坐盡前徵銅十斤者還之是名前輸贖物後應還者還之

其增減人罪令有輕重者亦從此律疏議曰此設判官之罪增人罪者有人犯

徒一年止有九品一官官司增罪科徒二年官當一年餘罪收贖後更審問止合徒一年前增一年贖物即合追還

減人罪者若有一人身居兩職並是九品以上官犯徒二年官司減為一年半用一官當徒一年餘有半年官當不盡

贖銅十斤檢知前失還用兩官當徒二年前輸半年贖物亦合還十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計

庸折除課役及贖直疏議曰及贖直者假有七品以上子被枉徒一年即以役身之庸折其贖

直計庸折銅不盡更徵餘贖或折銅已盡仍有餘庸更亦不計若有課役依上法折除其判官得罪自從故失或有

中男十六以上應贖犯杖一百官司處徒一年亦以役日計庸折充贖直盡與不盡皆同上解其本應徒

已決杖笞者即以杖笞贖直準減徒年疏議曰假有本坐合徒一年官司決

杖一百決訖事發還合科徒前已決杖一百不可追改準徒一年贖銅二十斤即是十八日徒當銅二斤準笞十前

決一百總合減徒一百八十日即當銅十斤折徒半年若一年徒罪已若五十斤即以五斤之銅誠徒役九十日減外

殘徒否依式配役

諸因在禁妄引人為徒侶者以誣告罪論即本

犯雖死仍準流徒加杖及贖法

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

論疏議曰謂依所疑之罪用贖法收贖

按贖法自隋已前史志但載大綱而條目不具其體裁
然也歷代律書皆亡惟唐律完善於贖法頗為詳明今
備錄之六代南朝收贖數多而贖罪數少唐贖銅之數
載于五刑條下收贖贖罪無重輕之異其法當亦仿於
開皇也

通考一百七十一 唐元宗天寶六載敕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
錢每斤一百二十文若欠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
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匹若
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按此以庸抵贖即後來以工作折罰之意

又按僖宗乾符三年敕應廢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
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

處分
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尙書刑部員外郞李象奏請今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內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無品官有散使官者應內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並請同九品官例其京都軍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內外雜任鎭將等並請准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得同流外職准律杖罪已下依決罰例徒罪已上仍舊當贖法
宋史刑法志乾德四年通考作開寶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

及民爲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罪以上依當贖法諸司授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贖私罪以決罰論[illegible]化四年通考作端拱二年詔諸州民犯罪或入金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之自今不得以贖論婦人犯杖以下非故爲量輕重笞罰或贖銅釋之仁宗深憫夫民之無知也欲立贖法以待薄刑迺詔有司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于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于刑措其議科條非著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誤可憫別爲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民重穀麥免刑

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爲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時命輔臣分總職事以參知政事范仲淹領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罷事遂寢至和初又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謂之失刑然自是未嘗爲比而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宋刑統自笞至死贖銅之法與唐律同詳總攷

按宋贖銅之法全用唐法載在刑統而史言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刑殆宋時議者多非之故亦虛懸此法而不用與仁宗之詔通考云是慶歷三年亦格於衆議而寢然使妥議條章量存矜恤未嘗不可以寬過誤而養

廉恥也

宋史眞宗紀咸平元年二月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

二年正月定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有罪比品聽贖

通考一百七十一 眞宗景德二年審刑院大理寺上折杖贖金

條犯加役流而下一罪先發已經論罰餘罪後發又計前

杖科決上以細民脣革薦傷殊非哀矜之意詔中定其制

止贖金以滿餘數若情理凶惡者卽復決杖

眞宗紀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公罪聽贖 燕翼

貽謀錄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

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

杖亦許贖論

仁宗紀天聖七年詔定吏人犯罪不許用蔭贖 燕翼貽

謀錄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爲之犯

罪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爲姦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廕令孫蔭詔特决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人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官不如爲吏也誘不肖子弟爲惡莫此爲甚禁之誠急務不可緩也

按今之吏古之庶人在官者皆良民也兩漢之世名臣多出其中是在馭之得其道吏豈能爲患哉自宋之後賤視吏而吏之權日益重即此天聖之制亦賤吏之一端也夫人之情衆貴之則亦自居於貴衆賤之則亦自居於賤人至甘居於賤則凡常人之所不爲者亦爲之矣迨至竄宅既深勢不可去而向之賤視之轉又貴視之而其權益不可奪矣乃以咎吏夫豈吏之咎哉

宋志熙甯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四令州縣考察

上民有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迄不果行
通考一百七十一　熙甯四年前單州碭山縣尉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以父坐事配隷納官贖自便而鄉縣不免丁役願同舉人例詔復賜出身仍注合入官
按此以官贖父罪者當是權時行之
遼史刑法志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　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止坐犯人
金史刑志金國舊俗輕罪云云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其贖詳總攷
按此文輕罪下有殺人盜劫云云其親屬句總承上文

是殺人盜刼亦可贖也刑志云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

貴賤之別刑贖並行蓋謂此

金志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

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

泰和元年所修律成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詳總攷

按泰和贖銅之數視唐宋加倍惟徒增為七其四年五

年贖銅之數與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同

金史完顏伯嘉傳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

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

為常法遂寢

續通考一百三十五興定三年十月定贓計罪以銀為則先是

貞祐三年五月有司輕重謀罰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

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為準至是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

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罪止當杖輕重懸絕如此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後參政李偃亨言近制犯通寶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乞亦令輸銀旣足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

元史刑法志贖刑諸牧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諸職官犯夜者贖諸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者贖諸罪人癃篤殘疾者妨科決有贖每笞杖一罰中統鈔一貫　諸有司遺失印信隨即尋獲者罰俸一月　諸囚徒反獄提牢官隨時捉獲及半以上者罰俸一月

明史刑法志贖刑本虞書呂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愼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開於太祖云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武及吏杖罪並罷職不敘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

三下令准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須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仁宗初即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准徒以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如之矣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爲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

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梟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爲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

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類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贖

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時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二錢至徒五年折銀十八兩運囚糧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銀二十二兩五錢運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甎每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千箇折銀三十九兩運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十七兩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頗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穀一石初折銀上庫後折銀上倉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

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曆十三年復申明焉遂爲定制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决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决杖一百餘罪收贖（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十二貫除决杖准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餘倣此其决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者依幼小論並得收贖（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廢疾後事發得依老疾收贖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後老疾合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貫六百文剩徒一年應八貫四百文計算每徒一月贖鈔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贖七百文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

七貫七百文餘做此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仍科之蓋在明初即眞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虛或告一事誣輕爲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文如告一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併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須一決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又過失傷人准鬬毆傷人罪依律收贖至死者准雜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鈔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鈔三十六貫若犯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其法實杖一百不准折贖然後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爲制天文生婦女犯徒流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

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係天文生某係婦人依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納鈔贖罪例每杖十折銀一錢爲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囚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甎納

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係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

此係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贓爲行止有虧之人概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卽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卽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

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腳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為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即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

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何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纔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

力亦畧相當實不爲病也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爲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甎運碎甎之名尙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並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係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追還所隸州縣遣之詔從其奏嘉靖間有請開贖軍

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
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
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
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
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爲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
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
大學衍義補曰贖刑乃帝王之法孔子脩書載在聖經蓋
惟用之學校以寬鞭扑之刑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也後
世乃一槩用之以爲常法遇有邊防之警則俾之納粟於
邊遇有帑藏之乏則俾之納金於官此猶不得已而爲之
是以職金納金貨于司兵之意也若當夫無事之時而定
以爲常制則是幸民之犯以爲國之利可乎然此猶爲國
也今之藩臬州邑往往假以繕造公宇修理學校爲名隨

意輕重而取之名雖爲公實則爲巳朝廷雖有明禁公然爲之恬無所畏乞敕法司申明舊制再有犯者坐以枉法終身不齒庶幾姦弊少息乎　按虞書五刑之下有流所以宥乎疑獄及不可加刑之人鞭扑之下有贖所以宥夫輕罪及以養士大夫廉恥之節然未有徒刑也而徒之刑始見于周官然亦未明言其爲徒也而有徒之意焉所以爲此刑者蓋亦流宥之意而其罪視流爲輕矣　本朝因隋唐舊制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所謂流者率從寬減以爲徒眞用以流者蓋無幾也至於贖刑國初雖因唐制而贖以錢五刑一十九等自六百文以至四十二貫第立制以爲備而不盡用也其後或隨時以應用而有罰米贖罪之比然皆以貸輕刑爾其眞犯死罪者則否是以一世之人得以安其室家之樂而無流徒之苦役作於外者會不

幾時限滿而歸者卽復如舊富者不以財而幸免貧者不以匱而獨死其制刑視前代爲輕其用刑視前代爲省民心之親戴國祚之綿長豈無所自哉

明律笞杖徒流死贖銅錢詳總攷

明會典洪武間令各處知府知州知縣有犯公罪笞四十以下者許令贖銅每笞一十半斤杖一十十斤徒一年一百二十斤一年半一百四十斤二年一百六十斤二年半一百八十斤三年二百斤流二千里二百二十斤二千五百里二百四十斤三千里二百六十斤

續通考十九一百三洪武六年定職官以俸贖罪例以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特爲屈法許得以俸贖罪遂著爲令後三十二年奏准凡應罰官員月俸計十分爲率追罰一分入官每俸一石罰鈔一百文

明會典凡納鈔納錢折銀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贖鈔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罪三千貫徒罪二千貫杖罪一千貫笞罪五百貫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贖鈔已見前明志　景泰元年令內外法司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已詳明志其貪贓官吏除金銀珠寶仍追本色餘物亦照今例折鈔羅段每匹八百貫綾紗三百貫大絹一百貫小絹三稜布各三十貫大綿布二十貫小綿布八貫　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已詳明志　宏治十四年奏刑部都察院問完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已詳明志惟笞五十該鈔七百五十貫明志作八百貫當以明志為是按季類送戶部明立文案照數支給　正德二年令因犯贖罪照舊兼收錢鈔如杖一百該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該折收銅錢七百文今收鈔一千一百二

十五貫收錢三百五十文餘四杖五笞俱照原遞給鈔數錢鈔中半收受　嘉靖七年議准老幼廢疾幷婦人天文生餘罪等項律該收贖原定鈔貫數少折銀太輕更定則例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輕重遞加折收令天下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之　又議准軍民犯罪除納米擺站哨瞭外笞一十准工一箇月四笞遞加半月杖六十准工四箇月四杖遞加半箇月徒罪照徒年限各納銀內稍有力每月工價銀三錢三年共十兩八錢其近行稍次有力每月工食銀一錢事例革去

明史太祖紀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令殊死以下囚輸粟北邊自贖　二十五年正月令死囚輸粟塞下

按洪武二十三年輸粟之事卽會典運米北邊之事所

准贖者雜犯死罪其十惡并殺人者不在內紀云殊死
以下乃襲漢代之文而於明制殊未符合

宣宗紀宣德元年正月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明會典凡納運米穀洪武二十三年令罪囚運米贖罪除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運米北邊力不及者或二人併力運納　三十年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一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罪十五石俱運赴甘州威虜地方上納就彼充軍　永樂三年令官民雜犯死罪以下量增贖罪米聽於京倉上納免赴北京雜犯死罪一百一十石流罪三等八十石加役者九十石徒罪三年六十石二年半五十石二年并遷徙者四十五石一年半三十五石一年三十石杖罪九十一百俱二十五石六十至八十二十石笞罪十石續通考繫於七月并云先是帝以北平軍餉不

嚮令獄囚輸米贖罪兼省饋運之勞雜犯死罪六十石徒流遞減輸畢釋之至是戶部奏量增云云十一年令流罪四十石徒罪三年三十五石餘四徒減五石杖罪十石笞罪五石俱於北京官倉給糧自備車牛運赴懷來上納續通考繫於五月并云從都御史李慶等奏也云宣德二年令南京法司問擬監守自盜雜犯死罪以下各自備米於南京倉上納贖罪死罪官吏一百石軍民人等八十石流罪六十石徒三年二年半遞減十石二年三十五石一年半至杖九十遞減五石杖八十七十二石七十六十遞減二石笞五十六石四笞遞減一石續通考繫於七月按語云是時納米者贖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致死後以御史張紳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云三年令雜犯死罪以下官吏依例納米軍匠力能納者亦如之若家遠不能者行原籍追納就彼官收貯若非存留備操上工者遞回納米續通考繫於五月並云時刑部奏軍卒工匠納米者多有逋逃負欠於是令云云四年令納米

贖罪者北京法司并直隸河間等八府及河南山東官吏軍民人等俱於京倉雜犯死罪五十石流罪止死罪減十石徒三年三十五石以下四等遞減五石杖一百十石以下四等遞減一石笞五十五石四十減一石三十又減五斗二十又減一石一十又減五斗南京法司及湖廣江西并南直隸太平等府州縣官送北京吏典軍民人等俱於南京倉浙江并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及江北直隸鳳陽等府州縣官送北京吏典軍民人等俱於淮南倉徐州於臨淸倉俱依宣德二年納米南京倉石數其監守盜糧兒攬貨物與逃亡軍囚夫匠厨子等項及力不能納米者依律問斷（續通考繫於正月並云帝欲寬恤罪囚令法司會議贖罪事例於是御史顧佐等奏南京水運良便北京陸路頗難請令北京法司云云從之）五年令在外罪囚贖罪除貪犯外文武官員犯贓者送京師如律處治軍職犯死罪者納米贖罪

送京師調衛非犯贓罪則不分輕重俱納米還職役正統十四年令通州運米至京倉雜犯死罪三百六十石三流并杖一百徒三年者二百八十石餘四等遞減四十石杖每一十八石笞每一十四石通州運至居庸關隆慶衛等倉雜犯死罪九十石三流并杖一百徒三年七十石餘四等遞減十石杖每一十二石笞每一十一石　景泰三年令法司罪囚於京倉運米赴宣府宣德倉贖罪雜犯死罪四十五石三流并徒三年三十五石餘四等遞減五石杖一百十石餘四等遞減一石　六年令法司罪囚杖以上自備米運赴宣府上倉斬絞罪二十石三流并徒三年十六石徒二年半十三石五斗徒二年十一石一年半九石一年六石五斗杖每一十四斗　又令在京法司并北直隸罪囚運米沿邊贖罪雜犯死罪九十石三流并徒三年七

十石俱減二十石杖九十徒二年半六十石減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石杖六十徒一年三十石俱減十石杖罪每一十二石減作一石五斗笞罪不減　宏治四年令法司徒杖罪囚仍照舊例不分軍民人等但審有力犯該杖六十徒一年納米十五石餘四徒遞加五石　正德二年議准罪人例該納米者每石折穀一石五斗收預備倉備賑　七年令在外囚犯紙劄二分納紙八分納米穀上倉備賑不許折收銀兩　嘉靖四年奏准陝西各邊及近邊軍職犯罪准徒立功未經起解及已到配所者俱許令納米或折納雜糧上倉贖罪完日還職仍於原衛所帶俸差操每徒半年納米一十石折雜糧一十五石其未到配所者亦照前數遞減　五年奏准大同宣府榆林山西等處及甯夏等邊凡問軍職立功未經起解及已到配所

願納贖者照四年例折納雜糧或折銀完日回衛閒住待年限滿日帶俸若本鎮錢糧不乏有犯者仍令立功不准贖

續通考一百三十九　宣德二年七月定岷州洮州河州臨洮納米贖罪例岷州洮州二衛死罪十石流以下有差河州臨洮二衛死罪十三石流以下有差　三年三月定陝西西安府納米贖罪例時以陝西去岷洮等衛路遠輸粟延綏彰法司加增米數令於西安永豐倉上納於是死罪加至十六石流以下皆遞增之　四年二月定陝西甯夏諸衛加米贖罪例舊例甯夏犯罪者令於西安倉納贖時以甯夏倉無儲待令於本處納米數準岷洮二衛例加倍之六年七月定四川納米贖罪例時以四川松潘諸衛山路險遠糧餉難運會川諸衛開礦需米艱運不便所司各請

以屬內罪囚納米贖罪於是部議松潘去四川城千里死罪二十石流以下有差會川去四川城道里倍於松潘其米視松潘各減之詔從其議　八月定萬全諸衛納米贖罪例後軍都督府奏萬全近邊糧餉爲重請令罪囚納贖部議有力納米者就近運赴獨石等衛倉納完死罪十二石流十石徒八石杖五石笞三石從之英宗正統元年九月定蘭州等處納米贖罪例先是鎮守陝西都御史陳鎰巡撫山西河南侍郎于謙俱奏納米麥豆贖罪至是部議蘭縣倉死罪三十石流以下有差黃河迤北莊浪等處宜稍減死罪二十石流以下有差帝從之　三年八月以陝西饑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戶部議定例死罪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

錢十一月以大興宛平二縣缺糧振濟命罪囚納米贖罪死罪七十石流罪五十五石徒罪五等各以五石遞減杖每一十二石笞每一十一石五斗　六年十二月命廣西吏典知印承差有犯贓罪者免其解京運載就發昭平等遞運所擺運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各照年限笞杖納米完日疏放　景泰三年十一月定直隸等處納米贖罪例先是御史鄒來學奏定永平山海等處有犯輕重罪名俱於本處備糧贖罪死罪九十石三流并徒三年七十石其餘四等徒遞減十石杖罪每等二石笞罪每等一石至是命保定真定等處贖罪則例一如鄒來學所奏行之四年四月以直隸災又更定納贖例死罪六十石流以下有差　七年三月以山東諸省災令輸贖者暫抵以麥豆從御史李宏請也　成化二年令罪囚納豆贖罪死罪五十石

流以下有差　萬歷十五年二月令府州縣自理罰贖俱令折穀不許納銀有徒杖不能全完者量減石數其充軍罪重情輕者亦許納贖从工科給事中郭顯忠請也

按贖法明代最詳卽納米一端初無一定之制洪武輸粟之法史文不具永樂以後一地一例一時一例代有損益大抵以運道之險易分米石之多寡故死罪一項多至六十石少至十石道險遠則運費重故減其數亦寛恤之政也

明會典凡納馬成化二年令在京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流等罪有力者送兵部估算運灰脚價納馬徒二年約脚價銀一十三兩三錢二年半約一十六兩六錢俱納馬一匹三年約二十兩三流約二十三兩三錢俱納馬二匹雜犯死罪約銀三十五兩六錢納馬三匹每馬一匹准

銀十兩外剩脚價銀兩不句買馬一匹者追收在官會太僕寺委官隨時買馬

明會典凡措備草料正統九年令刑部都察院問完囚人以四爲率內二分納草贖罪其斬絞罪者納草一千八百束三流并徒三年者一千四百束徒二年半者一千二百束徒二年者一千束徒一年半者八百束徒一年者六百束笞杖者每一十四十束每束重一十五斤續通考宏户部言民間芻豆歲用不給請令法司囚犯云云從之　十四年令陝西西安慶陽延安等衛府官吏舍人所犯不係贓罪笞杖徒流及軍民人等犯該笞杖不該立功者定撥各堡納草　成化十四年令遼東二十五衛囚犯納草贖罪除笞罪并眞犯死罪及例該充軍等項并無力外其餘雜犯死罪納草三百五十束徒三年納草二百五十束徒二年納草二百束徒一年納草

一百五十束杖罪每一十納草十束

續通考成化二年三月定婦人犯法贖罪例時廣東按察司奏婦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的決但所犯多係連累甚爲可憫乞依納鈔事例爲便法司議自後所犯姦盜不孝并審無力與樂婦的決餘悉納贖著爲令

按贖法至明可謂繁矣納錢納馬皆暫行於一時不久卽廢惟納鈔納米行之最久納鈔者後改爲納錢或錢鈔兼收後又改爲折錢納米者或以麥豆抵其無力或以工作其應工作者或又折銀贖與役兩法每相輔而行明會典及續通考所載頗爲詳晝今備錄之

明會典在京納贖諸例圖分八層曰做工曰米曰灰曰甎曰碎甎曰水和炭曰石曰老疾折銀凡做工笞一十一箇月每等加半月笞五十三箇月杖六十四箇月亦每等加

半月杖一百六箇月徒罪照徒年限徒三年為止米笞一十五斗每等加五斗笞五十二石五斗杖六十六石每等加一石杖一百十石徒一年十五石每等加五石徒三年三十五石流罪四十石雜犯死罪五十石其折穀者每斗加五升自笞一十七斗五升至杖一百十五石徒一年半三十石至雜犯死罪七十五石並依此折算徒一年當為二十二石五斗而圖中作二十一石五斗當是傳刻之譌也嘉靖本隆慶本明律其誤並同灰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每等加六百斤杖一百六千六百斤徒一年一萬二千斤每等加六千斤流罪四萬二千斤雜犯死罪六萬四千二百斤其折銀每百斤九分自笞一十折銀一兩八分至雜犯死罪折銀五十七兩七錢八分甎七十箇每等加三十五箇至杖一百三百八十五箇徒一年六百箇每等加三百箇至流罪二千一

百簡雜犯死罪三千二百簡其折銀者笞一十三錢每等加三錢至杖一百三兩徒一年四兩每等加二兩至雜犯死罪十六兩碎甎二千八百斤每等加一千四百斤至杖一百一萬五千四百斤徒一年二萬四千斤每等加一萬二千斤自徒二年四萬八千斤至流罪八萬四千斤並以此計算徒一年半當爲三萬六千斤圖中作二萬六千斤亦傳刻之譌也雜犯死罪一十二萬八千斤水和炭笞一十二百斤每等加一百斤笞五十六百斤杖六十七百二十斤每等亦加一百斤杖一百一千一百二十斤徒一年一千七百斤一年半二年遞加九百斤二年半四千三百斤（按此項獨止加八百斤未詳其故）三年五千二百斤（按此加九百斤）流罪五千八百斤雜犯死罪九千斤其折銀者每百斤二錢石斤數自笞至雜犯死罪並與灰同老疾折錢笞一十一文至徒

二年十二文

按明律嘉慶隆慶二本此圖並與會典同萬歷三十四年本圖其目同惟米日運囚糧灰至石并有運字其做工多折銀一層一箇月折銀三錢至徒三年折銀十兩八錢又有四年折銀十四兩四錢五年折銀十八兩蓋卽此圖之流罪雜犯死罪也惟此圖做工無流罪雜犯死罪月日其說詳後運灰百斤折銀一錢五釐笞一十折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十三兩運甎每箇以一分三釐計算自笞一十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十九兩並較此圖爲重運水和炭自笞一十至徒一年與此同一年半以上以八百五十斤遞加四年以上以一千七百斤遞加仍以之錢折百斤又較此圖爲輕也

又一萬歷本圖無運碎甎運石老疾折錢三層是否在

三十四年之後未詳
明律此圖按語云按舊圖流罪止加一等蓋因律文三流同爲一減也但流罪俱以大誥減盡唯總徒四年及雜犯遇例減去一年者則實徒四年矣難以止加一等今將做工運灰運甎運炭四項照年限改正唯納米一項奏有軍職立功每年納米十石定例相應照舊
按舊圖徒三年後三流罪雜犯死罪此改爲四年五年故加此按語也
明會典在外納贖諸例圖分八層上三層曰無力有力稍有力無力者依律笞一十至杖一百以上俱的決徒一年以下俱民擺站軍瞭哨雜犯五年軍職立功有力納米年滿復職帶俸有力者照例舊例折銀上庫今定折穀上倉笞自一十至雜犯五年徒以上運杖總折米數與在京運

米之數同穀數則倍米數與在京異稍有力納工價照儀
從事例每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自笞一十三錢至雜犯五
年十八兩即明律圖在京之數也此三層下空一格蓋舊
例尚有一層曰稍次有力納工食惟比工價減半河南兵
備周期雍呈行奏准輕則每笞杖一十折銀一錢笞一十
一錢每等加一錢至杖一百一兩每徒一月折銀一錢至
雜犯五年六兩不知於何年刪除下四層曰收贖律鈔曰
贖罪例鈔曰錢鈔兼收曰贖鈔收贖律鈔者老幼廢疾工
樂戶婦人折杖餘罪及一應輕贖者舊例刑部覆都御史
陳洪謨奏例鈔應別今定刑部覆都御史朱廷聲奏每貫
折銀一分二釐五毫笞一十鈔六百文每等以六百文遞
加至杖一百鈔六貫全贖銅錢兼徒杖收折徒一年鈔十
二貫每等以三貫遞加徒三年鈔二十四貫流二千里鈔

三十貫每等仍以三貫遞加流三千里三十六貫遷徙准徒二年除杖贖止贖鈔一十三貫二百文絞斬四十二貫折銀五錢二分五釐贖罪例鈔者軍職正妻例難的決之人有力者舊例先將鈔一貫折銀三釐此納米尤重都御史朱廷聲題照尚書閔珪議與工食同笞一十鈔一百五十貫折錢七十文折銀一兩鈔以一百五十貫遞加錢以七十文遞加杖六十鈔一千四百五十貫鈔以二百遞加錢仍以七十文遞加至杖一百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錢七百文其折錢之數仍舊例稍次有力納工食之數今將稍次有力刪去而與工食同倘存也徒流情重不准納鈔婦人除非徒一年收贖鈔六貫折錢三文每鈔一貫折錢半文每等以一文半遞加徒三年折錢九文充軍比北流二千里贖鈔三十貫錢鈔兼收者即上件人犯該贖者在京常用銀鈔故

見行兼收在外錢鈔不便故奏行折銀見上笞一十錢三十五文鈔一百貫錢以三十五文至杖一百三百五十文圖內笞三十一百五文五下衍十字笞四十一百四十文一百誤作二百笞五十二百七十五文奪五字致不可通鈔則笞二十加五十貫以上則以七十五貫遞加至笞五十為三百七十貫杖六十七百二十五貫以一百貫遞加至杖一百為一千二百五十貫折杖誣輕為重者徒一年杖六十連徒共折杖一百二十此从嘉靖本明律明會典二十作五十萬歷本明律作四十並誤照杖數倍之餘四徒准此流二千里流杖共折杖二百二十每等以一十遞加至流三千里共折杖二百四十總徒四年千名者實以服制虛加三等不折杖雜犯五年誣致死未決流三千里不折杖斬絞全誣者流三千里加役三年贖鈔雜犯兆者又笞杖決訖照前發遣徒一年贖鈔六貫

每等以三貫遞加三年贖鈔十八貫總徒四年已徒又犯徒遇例減一年雜犯五年贖鈔三十六貫圖後載過失殺依律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該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該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

按此圖各本明律竝同惟收贖律鈔格內鈔若干文貫明律竝作錢字又末一層有贖銅出會典其數與會典不同已見前且其法已不行故圖不列也

明會典收贖鈔圖分二層上層曰誣輕爲重已決全抵剩罪未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收贖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鈔二貫四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笞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

十并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如告人未決杖一百流
二千里折杖一百二十內止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實
剩杖一百收贖鈔六貫已決准徒四年除實外全剩杖四
十徒三年如告人未決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折杖一百
三十內止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實剩一百一十止杖
一百餘收贖六百文已決准徒四年除實外全抵剩杖四
十徒三年下層日徒限內老疾收贖徒一年除杖外徒該
八貫四百文計未役每日贖二十三文三分三釐三毫每
月贖七十文一年半除杖外徒該十貫八百文計未役每
日贖二十文月贖鈔六百文二年除杖外徒該一十三貫
二百文計未役每日贖十八文三釐三毫四絲月贖五百
九十文二年半除杖外徒該一十五貫六百文計未役每
日贖一十七文三分三釐三毫四絲月贖五百二十文三

年除杖外徒該一十八貫計未役每日贖一十六文六分
七釐每月五百文

按此圖上層每笞杖一十贖鈔六百文徒流亦折杖計
算已決者全抵剩罪未決者笞杖贖徒流止杖一百餘
收贖原圖自笞一十至流三千里各有假如算法茲錄
其四條可類推也下層所云除杖外徒該八貫四百文
者老疾收贖本法杖六十為三貫六百文徒一年為十
二貫除去三貫六百文故得八貫四百文下准此二年
半條下一十五貫會典奪五字各本明律亦然惟一本
明律有五字今據以補入

瑣言曰以上贖罪則例係原行者輕重適當經久可行其
後雖有節年題准事例如稍次有力則過於輕如每徒一
年折銀十兩每米一石折穀二石則過於重其戶部等衙

門有因救荒而題者有因助邊而題者各輕重不等要非
適中之例雖一時暫行而不可以久遠故今重修問刑條
例特爲開示止照原行則例擬斷不許妄引別例庶幾較
若畫一而無彼此異同之患輕重適平而爲經久可行之
政矣若夫納鈔贖罪之法止於笞杖而不及徒流者罪重
而鈔輕故也

按老疾折錢及婦人餘罪收贖折錢其例太輕萬歷時
已皆不用瑣言所謂過于輕者別本萬歷本明律婦人
餘罪收贖每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已詳圖內而婦人
餘罪折錢之法圖內未曾刪去何也

王圻續文獻通考近有五刑收贖例凡老幼篤疾笞一十
至三十折錢一文笞四十至杖六十折錢二文杖七十至
杖一百折錢三文徒一年折錢六文徒二年折錢九文徒

三年折錢十二文其餘殘疾風疾痰疾氣疾等項審無力俱不准其收贖

按明會典在京納贖諸例圖末層曰老疾折錢其數全同明律嘉靖隆慶萬歷各本亦同惟折數太少等于兒戲矣其法始于何年未詳王圻言近有當在嘉靖之後萬歷時別有老小廢疾收贖之法則此已不行矣

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資以行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按明祖晚年深知刑殺不足以爲治大變初年宗旨故有此令後之出治者可以鑒矣大祖紀二十三年輸粟

北邊當即此事惟紀言殊死以下與此言雜犯死罪以下者不同明會典亦載此事亦云除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云云恐紀文疏略也

王圻續通考洪武三十年六月諭問刑衙門今後實犯死罪以下如律其雜犯死罪准徒收贖

按此與上條之意同而稍變其法實犯死罪雜犯死罪

明律有分別款目載在律內自洪武時始

分攷十六終

免

漢書武紀建元二年冬十月丞相嬰太尉蚡免

按漢紀書免始見於此禮記樂記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疏免猶止退也時嬰蚡免丞相太尉官而以侯家居是所免者職事之官而勳官仍在也王子侯表功臣表恩澤侯表之書免者無職事官則免侯如以侯兼爲職事官者并其勳官而免之與此記之書免者不同又有書病免者如竇嬰傳之爲吳相病免會丞相綰病免乃自行去官而亦稱免蓋其時之言免者但以止退爲義尙未定於法律中也洎至於唐則免官之法定於律中矣

漢書食貨志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酎失侯者百餘人

按列侯之坐酎金免者王子侯表六十六人功臣表二十一人恩澤侯表三人內在元鼎五六年間者八十三人征和年者一人不得年五人宣帝時二人不符百餘人之數郇侯固城五鳳四年坐酎金少四兩免蕤陽侯聖地節四年坐奉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並以金四兩而失一侯漢法之苛如此

削爵一級削亦曰奪

漢書王子侯表祚陽侯仁坐興繇賦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功臣表博陽侯周邀有罪奪爵一級壯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南鄭侯起坐後父故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師古曰會於廷中而隨父失朝廷以爵之序故削爵也惠棟曰廷中隨父何罪之有後父疑卽儀禮所謂繼父也

按二說俱未妥姑闕疑

義陽侯厲溫敦坐子伊細王謀反削爵爲關內侯

恩澤侯表高平侯魏宏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博陽侯丙顯上同

按今時降級之法本此

免官

漢書劉向傳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更生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

按漢書列傳言免官者甚多不具錄漢之免官統詞也晉律則有免官免所居官之別唐律承之　漢之免官亦但云免有以罪免者有以病免者三公則有以罪策免者何武有以災異策免者有策免就第者傅喜還第丁明歸第寶憲者有免歸田里者[illegible]有免歸故郡者諸寶有免徙合浦者毋將隆等有免為庶人者諸葛豐孫寶蕭由　蓋皆出于臨時之處分無定例也

御覽六百五十一　晉律曰免官比三歲刑其無真官而應免者正刑召還也句疑有誤有罪應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職官　其犯免官之罪不得減也其當免官者先上免官謂不聽應收贖者也

隋志梁律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

按梁律亦分二等

唐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疏議曰降先品二等正四品以下一階爲一等從三品以上及勳官正從各爲一等假有正四品上免官三載之後得從四品上敘上柱國免官三載之後從上護軍敘是爲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敘疏議曰免所居官及官當罪又輕故至期年聽敘稱期者帀四時曰期從敕出解官日至來年滿三百六十日也若本犯不至免所居官及官當而特免官者敘法同免所居官疏議曰本犯不至免所居官者謂非府號官稱犯父祖名以下等罪本犯不至官當者謂九品以上犯私罪不至一年徒公罪不至二年徒五品以上私罪不至二年徒公罪不至三年徒特敕免官者敘法一同免所居官期年降先品一等敘故云敘法同免所居官其免官者若有二官各聽依所降品敘若勳官降一等者從上柱國削授柱國降二等者削授上護軍之類即降品卑於武騎尉者聽從武騎尉敘疏議曰二官謂職事等帶勳官若犯免官職事勳官並免假從正六品上職事免官降至從六品上敘又帶上柱國亦免從上護軍敘此是各聽依所降品敘故注云若勳官降一等者從上柱國削授柱國降二等者削授上護軍之類即降品卑於武騎尉者聽從武騎尉敘即免官免所居官及官當斷訖更犯餘有歷任官者各依當免法兼有二官者先以高官當

疏議曰假有人犯免官及免所居官或以官當徒各用一官二官當免訖更犯徒流或犯免官免所居官官當餘有歷任之官告身在者各依上法當免未斷更犯通以降所不至者當之注云云疏議曰此限重犯之人賜非見任職事若有勳官職事二官先以高者當假有前任六品職事及五品勳官先以勳官當若當罪不盡亦以次高者當不限勳官職事

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

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疏議曰假有前犯免官已降二等又犯免官或當徒官盡亦降二等故云仍累降之卽雖斷訖更犯經三度以上敘日止依此律再降四等法其免所居官及當徒用官不盡斷訖更犯後敘各降一等及至四度重犯總降四等後犯雖多止以四等爲限或類犯免官訖又再犯免所居官者亦合計所犯降四等敘之故云所降雖多不得過四等注云云疏議曰職事散官衛官爲一官所降不得過四等勳官爲一官所降亦不得過四等此二官犯者各降四等爲法不在通計之限

若官盡未敘更犯流以下罪者聽以贖論

敘限各從後犯計年疏議曰謂用官當免並盡未到敘日更犯流以下罪者聽以贖論以其年限未充必有敘法故免決配聽依贖論本犯不合贖者亦不得贖問曰此條內有毆告大功尊長小功尊蔭者合以贖論否答曰上條毆告大功尊長小功尊屬不得以蔭論令此曰身官盡聽以贖論卽非用蔭之色聽同贖法注云云疏議曰犯免官及免所居官未敘更犯免官及免所居官官當者各依後犯計年聽敘官盡更犯聽依贖法若犯當免官更二歲之後聽敘

免所居官者更期年之後聽敘其犯徒流不合贖而真配者流則依令三載徒則役滿敘之雖役滿仍在免官限內者依免例不在課役之限雖有歷任之官不得預朝參之例孫議曰不在課役者謂有敘限故免其課役雖有歷任之官者假有一品職事犯當免官仍有歷任二品以下官未敘之間不得預朝參之例其免所居官及以官當徒限內未敘者亦準此

官當

隋志陳律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

開皇元年更定新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

唐律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請枉法之類疏議曰私罪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若涉阿曲亦同私罪對制詐不以實者對制雖緣公事方便不吐實情心挾

隱私故同私罪受請枉法之類者謂受人嘱請屈法申情縱不得財亦爲枉法此例既多故云之類也

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

疏議曰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當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貴故一官當徒二年

若犯公罪者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當

疏議曰私曲相須公事與奪情無私曲雖違法式是爲公坐各加一年當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三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

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

疏議曰品官犯流不合眞配既須當贖所以比徒四年假有八品九品官犯私罪流皆以四官當之無四官者準徒年當贖故云三流同比徒四年

其有二官謂職事散官衛官同爲一官勳官爲一官

疏議曰謂職事散官衛官計階等者既相因而得故同爲一官其勳官從勳加授故別爲一官是爲二官若用官當徒者職事每階各爲一官勳官即正從各爲一官

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亦準此

疏議曰先以高者當謂職事等三官內取最高者當之若官未敘者謂以理去任及雖不以[illegible]出告身不追者亦同並準上[illegible]先以高者當問曰律云若去官未敘亦準此或有去官未敘之人而有事發或罪應官當以上或不至官當別敘令解其官當敘法若爲處分答曰若本罪至官當以上別條云以理去官與見任同即依以官當徒之法[illegible]官不盡一年聽敘降先品一等若用官盡者三載聽敘降先品二等若犯罪未至官當不追告身敘法依考解例期年聽敘不降其品從見任解者敘法在獄

官令先已去任本罪不至解官奉敕解者依刑部式敘限同考解例本犯應合官當者追毀告身

次以勳官當疏議曰假有六品職事官兼帶勳官柱國以上犯私罪流例減一等合徒三年以六品職事當徒一年次以柱國當徒二年之類問曰假有人任三品四品職事又帶六品以下勳官犯罪聽官當者用三品職事當訖次以何官當答曰律云先以高者當卽是職事散官衛官中取最高品當訖次以勳官當卽須用六品勳官當罪不得復從四品職事當之

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疏議曰假有從五品下行正四品犯徒二年半私罪例減一等當徒二年以本階從五品官當徒二年仍解六品見任其有六品散官守五品職事亦犯私罪徒二年半者以用本品官當徒一年餘徒收贖解五品職事之類問曰先有正六品上散官上守職事五品或有從五品官下行正六品犯徒當罪若爲追毀告身答曰律云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其正六品上散官守五品者五品所守別無告身既用六品官當卽與守官俱奪若五品行六品者以五品當罪直解六品職事其應當罪告身同階者悉合追毀

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疏議曰若有餘罪者二官當罪之外仍有餘徒或當罪雖盡而更犯法未經科斷者聽以歷任降所不至告身以次當之

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疏議曰假有勳官任流外職者犯徒以上罪以勳官當之

或犯徒用官不盡而贖一年徒以上者各解流外任

諸以官當徒者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

比徒

唐律諸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流外官不用此律謂以輕罪誣人及出入之類故制此比若所枉重者自從重疏議曰除名免官免所居官罪有差降故量輕重節級比徒流外之職品秩卑賤詐告反坐與白丁無異故云不用此律注云云疏議曰假有人告五品以上官監臨主守內盜絹一匹若事實盜者合杖八十仍合除名若虛誣告人不可止得杖罪故反坐比徒三年免官者謂告五品於監臨外盜絹五匹科徒一年仍合免官若虛反坐不可止科徒一年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謂告監臨內姦婢合杖九十姦者合免所居官若虛反坐不可止得杖罪故比徒一年及出入之類者謂不盜監臨內物守人枉判作盜所監臨或貨盜監臨官人判作不盜即是官司出人除名比徒二年若出入免官者比徒二年出入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之法其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或爲保詐及故縱等有除免者皆從比徒之例故云之類

若誣告道士女冠應還俗者比徒一

年其應苦使者十日比笞十官司出入者罪亦如之疏議曰依
格道士等有歷門教化者百日苦使若實不教化枉
被訴告反坐者輒告苦使十日比笞十百日杖一百

除名

書蔡仲之命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傳罪輕故退爲
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疏降黜霍叔於庶人若
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

按降爲庶人則官籍無名故疏以除名爲比

史記蒙恬傳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高有大罪秦王令蒙
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官籍

按官籍者仕宦之人書名于籍也罪重者除而去之

漢律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處當
列上

按此文見陳書沈洙傳是除名之稱始于漢世

晉律曰除名當三歲刑　吏犯不孝謀殺其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掠人和賣誘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爲民　其當除名而所取飲食所用之物非以爲財利者應罰金四兩以下勿除名

隋志開皇元年更定新律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唐律諸除名者官爵悉除課役從本色疏議曰若犯除名者謂出身以來官爵悉除課役從本色者無蔭同庶人有蔭從蔭例故云各從本色又依令除名未敘人免役輸庸並不在雜徭及點防之限六載之後聽敘依出身法疏議曰假有元年犯罪至六年之後七年正月始有敘法其間雖有閏月但據載言之不以稱年要以三百六十日爲限一依出身者法犯除名人年滿之後敘法依選樂令三品以上奏聞聽敕正四品於從七品下敘從四品於正八品上敘正五品於正八品下敘從五品於從八品上敘六品七品於從九品上敘八品九品並於從九品下敘若有出身品高於此法者聽從高出身謂藉蔭及秀才明經之類準此令文出身高於常敘自依出身法出身卑於常敘自依常敘故云出身品高者聽從高又軍防令勳

官犯除名限滿應敘者二品於驍騎尉敘三品於飛
騎尉敘四品於雲騎尉敘五品以下於武騎尉敘若本
犯不至免官而特除名者敘法同免官例婦人因夫子得
邑號犯除名者
年滿之後夫子見在有官爵者聽依式敘疏議曰本犯不
至免官者情在可責而特除名矜其所犯先輕故許同免
官之例收敘問曰本犯雖非免官當徒用官並盡依律當
徒用官盡者敘限同免官未知當徒用官不盡今被特責
除名敘法亦同免官以否答曰凡稱除名官當不論本犯
輕重從例除免不計徒年罪不至免官而特除名者止論
正犯免官之法當徒官盡不在其中注云云疏議曰婦人
因夫子而得邑號曰夫人郡君縣君鄉君等其身犯罪而
得除名年滿敘日計夫子見在官爵仍合授夫人郡縣鄉
君者並依前授不降其品若夫子被降官者並依降授法
如夫子進官者聽依高敘其婦人敘法令備明文為因夫
子官爵故不依降減之例問曰婦人不因夫子別加邑號
犯除名者合敘以否答曰律云不依夫子別加邑
號同封爵之例爵無常敘之法除名不合更敘

其犯除免者罪雖輕從例除免罪若重仍依當贖法其除

爵者雖有餘罪不贖

禁錮

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

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鄭注齒猶錄也孔疏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也

按錄第也注吳語不得與帥教者以長幼相次第也帥教者可與俊秀之選不齒者終身屏棄不復見錄此雖無禁錮之名而即禁錮勿令仕漢時之禁錮亦有徙之邊方者其法蓋原于古

左傳成二年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注禁錮勿令仕

按子反之請雖未行而春秋時禁錮之事各國皆有此法非始於晉錮欒氏於此可見

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注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孟子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趙注搏執其親族也極者惡而困之也朱注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氏也

韓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

德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朋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漢書武紀元朔六年六月詔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

按西漢初即有禁錮之法故詔書及之此後赦文有赦及禁錮者有不及禁錮者蓋定于臨時不盡同也息夫躬傳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漢法有本身終身禁錮者有錮及同族親屬者亦不一律

後漢書章紀元和元年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

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按此言妖惡禁錮蓋皆緣坐之人禁至三屬當以本宗爲斷未必遂及于母族妻族黨錮傳之五屬較三屬爲重注以五服爲解此其證也三屬乃漢舊法五屬則閹寺之肆毒難以舊法論矣

後漢書黨錮傳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

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
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
書王府自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
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
共爲部黨圖危社稷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
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
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
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
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
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
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
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
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

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及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按東京初次黨禍在桓帝時尙止放歸田里禁錮終身無死徙者後次在靈帝時則死徙者至六七百人之多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民心去而鼎祚旋移漢亡于桓靈而靈之昏更甚于桓古今黨禍無烈于此時者矣錮及

五屬慘甚參夷而門生故吏亦在其中則更不止五屬

明成祖之屠戮忠良也門弟子有與其難者與此事先

後一轍可慨也夫

李膺傳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

被禁錮

按本傳言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則膺父早沒

傳亦不言其有兄此所謂父兄乃門生故吏之父兄株

連之禍一至如此

劉愷傳時征西校尉任尙以姦利被徵抵罪尙曾副大將

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

先請即獨解尙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尙書按其事二府並

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

按臧古贓字漢法以臧抵罪者禁錮終身故曰臧錮此

云解之使得復仕也漢之待贓吏嚴矣

淸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二代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襃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以善也尙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按傳言增錮則舊法所無而加重之也贓吏固當懲錮及其子則非法矣

陳忠傳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

按贓吏三世禁錮蓋漢舊法也忠奏解之則不復錮及三世矣忠爲尙書司徒劉愷舉之愷爲司徒在元初二

年則忠上此事亦當在此時也前條叔孫光之事則在建光元年已後愷爲太尉之時三世禁錮之法已除故錮及其子謂之增錮時從愷議并二世之禁亦不行矣

魏志陳思王植傳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

按此求通親親表語表又云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又云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此禁錮之情形也陳壽云魏氏王公旣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袁子云王國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于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

三十四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魏文報陳思王詔雖云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而終未行也古來薄于親親無如魏氏者

御覽六百五十二晉令曰犯免官禁錮三年

按據此則免官無不禁錮矣三年乃年限之最少者或數年或十年或終身蓋亦有輕重之差

晉志省禁固相告之條

武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詔除舊嫌解禁錮乙亥詔約法省刑除魏宗室禁錮二年春二月除漢宗室禁錮冬十一月巳卯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

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竝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資給太尉事發覺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

按元之所犯特事應奏不奏耳非自身犯贓罪也而罪至禁錮終身可見兩家之法每有出于人主之一時喜怒者

南齊書王晏傳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元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

按宋齊之法不傳觀此二事知禁錮承前代用之梁律禁錮之科亦舊法也

隋志梁律士人有禁錮之科亦有輕重爲差其犯淸議則

終身不齒　梁元帝即位詔禁錮奪勞一皆曠蕩

魏書世祖紀泰常八年十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於是除禁錮釋嫌怨開倉庫振窮乏

按後魏之法多沿魏晉故亦有禁錮之科

唐律其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子孫犯過失流不孝流及會赦猶流者各不得減贖除名配流如法

按此唐時之長流人也雖遇恩赦不得減贖即與禁錮無異唐律別無禁錮之文也凡赦文中所稱不在赦限者皆是從錮之意然大赦中亦有並流人放還者亦有量移近處者此即除禁錮之事特名目不同耳

冊府元龜開元十八年正月制其亡官失爵放還不齒及諸色被停解免與潛人等非犯贓者宜令司存勘責量加收敘

按此次赦文有不齒之目二十七年二月赦制亦云不
齒之類量加收敘天寶後赦制亦多有此文或亦云終
身勿齒
二十年十一月制官人犯贓及有罪被推者本罪雖原不
得更令仰上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官人犯入已贓不可
更令仰上　至德元年七月制官吏犯枉法贓終身勿齒
按此卽漢法減錮之意
上元二年正月制其先緣安祿山僞署三司有名應在流
貶者原情議罪負國誠深朕以矜其殊死寘於荒徼固當
與衆共棄長爲匪人然皆邦國舊臣嘗推纓冕使其終沒
齎土永歷黯魂孰若貸以殊私俾令效節亦准例處分
按與衆共棄長爲匪人卽是禁錮之事
興元元年正月制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不

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量加收敘

按唐代禁錮之名始見此制貞元元年二十一年元和十五年太和元年赦制竝有禁錮洗滌之文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四月丁丑詔江南兩浙荆湖吏民之配嶺南者還本郡禁錮四年九月詔諸雜除禁錮人州縣有闕得次補以責效能自新勤幹者具聞再敘五年九月壬申大赦諸官先犯贓罪配隸禁錮者放還十月詔釋殿前司逃軍親屬之禁錮者

宋史蔡京傳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寗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

韓侂胄傳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趙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川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二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卽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黨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獻言令省部籍

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
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
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六年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
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爲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
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
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
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
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
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寖解

按此有宋禁錮之兩大事前則成靖康之禍後則朝政
日非國運亦因之不昌與東漢之黨錮實出一轍禁錮
亦古法而釀亂也如此

元史文紀至順二年湖廣參政徹里帖木兒與速速班丹

俱坐出怨言鞫問得實刑部議當徹里帖本兒班丹杖一百七速速處死會赦徹里帖本兒流廣東班丹廣西速速徙海南皆置荒僻州郡有旨此輩怨望於朕向非赦原俱當置之極刑可俱籍其家速速禁錮終身

按怨望而置極刑近於秦法之誹謗者族會赦禁錮亦甚幸矣禁錮之見于文紀者欽察台在英宗朝陰與中政使咬住造謀誣告同妻帑禁錮廣南至順二年和尚御史中丞坐受婦人爲賂遇赦原禁錮終身至順元年

明大誥有禁錮書寫之名

按詳大誥峻令考

監禁

易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按此即後世之監禁古無其名而有其法春秋時哀八

年吳之討邾子也囚諸樓臺栫之以棘符此占矣

又按桀囚湯紂囚西伯囚比干周公囚蔡叔春秋時之言囚者尤多皆後世監禁之權輿詳囚

晉書惠紀永平八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景寅遷帝于金墉城改金墉曰永昌宮

按後帝反正詔有迎朕幽宮之語是名遷而實幽也

太安元年十二月河間王表齊王冏窺伺神器請廢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東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

二年十一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于金墉城

懷紀永嘉元年十二月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

按惠懷之際幽囚之事頻書於紀幾以金墉城爲幽宮矣此雖非監禁而其事則與監禁無殊也

考囚

掠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注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釋文掠音亮考捶疏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應氏鏞曰肆縱也肆掠任意笞箠雖輕刑不可縱也桎梏且欲去之況敢暴尸乎且陳尸與掠治竝言亦輕重不倫矣

按考囚乃不得已之事任意笞箠卽屬非法常時當禁何待仲春此仍以孔疏之說爲妥且以文法論之上文

之圄圄桎梏下文之獄訟皆是駢字不應此忽異也淮南時則訓作毋笞掠淮南書多取諸前人或月令肆字有誤然呂覽亦作肆考囚之事始於何時書傳未詳月令乃周末儒生所纂疑周時卽有之也

史記夏侯嬰傳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

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按據溫舒所言考囚之酷秦為最甚夏侯嬰以受傷人而笞掠至數百之多其他之恣意笞掠吏可知矣古先王之世必不如是月令之禁掠則并其輕者而禁之其不得恣意笞掠也明矣

漢書宣紀本始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 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 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按漢承秦敝考囚之法蓋亦甚酷路温舒所謂其一尙存觀宣帝此詔當日之以掠而死者衆矣以瘐死之名實爲獄吏之殿最其法歷代遵行治標之道不得不爾

漢書陳咸傳咸爲御史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奏畢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洩省中語下獄掠治減死髡爲城旦

按陳咸以御史中丞而亦掠治亦髡漢法之嚴如此因於秦也

後漢書周紆傳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釋名掠而死者曰掠掠狠也用威大暴如豺狠也

按此以搥死爲掠自是別一義掠者未必皆死掠而至于死其甚者矣豺狼之喻亘不爲過唐有重杖處死之法於漢無聞

榜

史記李斯傳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

張耳傳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索隱徐廣丁劣反案𢽾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漢書耳傳注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應劭

日以鐵刺之又燒灼之

急救篇盜賊繫囚榜笞臀顏注榜笞捶繫之也

按廣雅釋詁搒擊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字書搒捶也

廣韵搒笞打其字从手而史漢則多从木後漢書陳寵

傳注箯即搒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虞延傳注箯捶

也其字又从竹是榜搒箯三字通　李斯以丞相之貴

而不免榜笞誣服考掠之法可畏如此而世猶以考掠

爲必不可廢何也

考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

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箯二百箯捶也 音彭

按考者考掠也觀於下文加箯之文可見宋本律文考

囚之字並作考孫奭律音義考掠作拷者非下音諒考

擊也泰定本唐律作拷俗然玉篇已云拷打也廣韵二十二晧不收拷集韵乃收之疑玉篇之拷亦是後來羼入者非顧氏原文

後漢書戴就傳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鋘从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按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篣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

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誘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恆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

按考掠五毒御覽六百四十九引後漢書作拷訊五毒

漢書張湯傳訊鞫論報注師古曰訊考問也又王子侯表上安檀侯福訊未竟注訊謂考問之

唐書元濬傳濬字行沖以字行爲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八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

按曰掠曰榜曰考並爲考囚之事後來但曰考幷改其

字作拷此古今文字之異也
後漢書陳寵傳謂寵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刑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即搒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

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蒼頡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銸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其臏骨也鑽音作奐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

章紀元和元年秋七月丁未詔曰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按說文鉆鐵銸也鑽所以穿也急就章顏注鉆以鐵有所鑷取也鑽所以穿通也此皆掠考之具觀於元和詔文知陳寵傳亦當如是解張耳傳之刺剟必用鉆鑽之

具此其證章懷注以鑽爲去髕骨者誤髕刑漢時久廢

章帝絕諸慘酷之科由于納陳寵之言洵仁政也

通考一百六十三 按建武以來雖屢有省刑薄罰之詔然上下相胥以苛酷爲能而考囚之際尤極殘忍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其功曹陸續主簿梁宏駟勳等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唯續宏勳考掠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戴就仕倉曹掾云云且興不過以姓名冐罣反形未具公浮爲人誣以臧罪陸續戴就所坐不過以郡功曹不肯證成太守之罪及非同謀之人而乃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重而不肯誣服者考死於狴犴之下蓋不可勝計矣

按楚王英事在顯宗之世其時用法嚴也戴就事當在

順桓之世其時漢政已衰矣

測罰

隋書刑法志梁律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扞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陳氏一用梁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垜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垜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 御覽六百四十九 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之法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中泉剛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持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議之尚

晉周宏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豈可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枉者多朝晡二時同等刻進而求於事爲哀

按測罰之制惟梁陳用之上測有時行鞭有數以視慘酷之無度者實爲勝之隋以後此制廢也

元魏非刑

魏書尉古眞傳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一目不服乃免之

又盧度世傳以崔浩事棄官逃于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遂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

魏書刑法志神䴥中定律令拷訊不踰四十九永平元年尚書令高肇等奏曰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

按魏之獄官令當有所本唐六典凡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稽諸證信有可徵焉而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據唐律疏議六典所言乃唐獄官令之文與魏志所言大略相同魏志有謹案之字必當日律令之文如此後魏律令初亦承用魏晉魏晉承於漢疑此乃漢律之遺文也夫令文如此而仍有軸押火爇之事酷吏之所爲眞有無人心者

夾指壓踝

隋書北齊文宣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獨

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服

按㹨字典犬部不收恐是搊字之譌玉篇搊楚尤切手搊也廣韵十八尤搊手搊楚鳩切集韵側九切持也搊杖當是手持以擊人者夾指後世拶指也壓踝後世之夾棍也至于犂耳車釭則非刑矣文宣淫刑如此宜齊祚之不長也

隋志開皇元年更定新律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

按隋文帝除苛慘之法可謂善矣然帝性慘急其刑未嘗平也

唐考囚法

唐律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並不合考訊皆據衆證定罪違者以故失論疏議曰應議謂在名例八議人請謂應議者期以上親及孫若官爵五品以上者減謂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者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依令一支廢腰脊折癡瘂侏儒等並不合考訊皆據衆證定罪稱衆者三人以上明證其事始合定罪違者以故失論謂不合考訊而故考訊致罪有出入者即依下條故出入人及失出入人罪法其罪雖無出入而枉考者依前人不合捶考法以鬬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　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考訊違者杖六十疏議曰依獄官令察獄之官

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考掠
故考囚之義先察其情審其辭理反覆案狀參驗是非猶
未能決謂事不明辯未能斷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取見在
長官同判然後考訊若充使推勘及無官同判者得自別
考若不以情審察及反覆參驗而輒考者合杖六十　諸
考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
犯之數拷滿不承取保放之疏議曰依獄官令考囚每訊
相去二十日若考未畢更移他司仍須考鞫即通計前訊
以充三度故此條考囚不得過三度杖數總不得過二百
杖罪以下謂本犯杖罪以下笞十以上推問不承若欲須
考不得過所犯笞杖之數謂本犯一百杖考一百不承取
保放免之類若本犯雖徒一年應考者亦得考滿二百考
滿不承取保放之　若考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考掠者

杖一百杖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疏議曰以他法考掠謂考囚法杖之外或以繩懸縛或用棒考打但應行杖外悉爲他法 即有瘡病不待差而考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考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

諸考囚限滿而不首者反考告人其被殺被盜家人親屬告者不反考被水火損敗者亦同考滿不首取保並放違者以故失論疏議曰囚考經三度杖數滿二百而不首反考告人謂還準前人考數反考告人考滿復不首取保釋放其被殺被盜之家若家人及親屬告者所訴盜殺之人被考滿不首者各不反考告人以殺盜事重例多隱匿反考告者或不敢言若被人決水入家放火燒宅之類家人及親屬告言者亦不反考告人考滿不首取保並放違者以故

失論違謂若應反考而不反考及不應反考而反考者若故依故出入法失者依失出入論其本法不合考而考者依前人不合考捶法亦以故失論其應取保放而不放者從不應禁而禁不取保放者於律有違當不應得爲流以上從重徒罪以下從輕　諸監臨之官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及恐迫人致死者各從過失殺人法若以大杖及手足毆擊折傷以上減鬬殺傷罪二等雖是監臨主司於法不合行罰及前人不合捶考而捶考者以鬬殺傷論至死加役流卽用刃者各從鬬殺傷法

唐六典凡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稽諸證信有可徵焉而不首實者然後考掠二十日一訊三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考鞫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卽罪非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備三若因因訊致死者皆與長官及糾彈官對驗其考

囚及行決罰不得中易人

唐志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

按唐代考囚之法最有節度考不過三度數不過二百二十日一訊不得連日考考不得中易人罪非重害不必備三法之善毋逾此者梁陳立測之法視此遜矣然法立而不遵亦徒法耳索元禮來俊臣之徒都以非法考人其慘毒有不勝言者此又關乎國是不可以常法論天寶之世亦有吉溫羅希奭之屬用人者可不慎歟

訊囚酷法

唐書酷吏傳序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囚人告訐遂以爲常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縣髮熏目號曰

獄持書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
唐書酷吏索元禮傳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遊
擊將軍爲推使即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鐵籠聲囚首加以
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
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
按字書無聲字當作瑴王篇急束也廣韻許角切字典
瑴下引元禮傳康熙中所據唐書字尚未誤舊書元禮
傳則矩疏中有枷研楔瑴句
又來俊臣傳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爲牢
或寢以匽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
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
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
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

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時有來子珣周興者永昌初子珣上書擢監察御史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按通考一百六十六載元禮等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

出者所稱酷法較史傳爲詳

王弘義傳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氊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他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

又周利貞傳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傳每治獄因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髪以石爲承之

吉溫傳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見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趣出諸史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

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入當國擬君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椎鍛詔獄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

敬羽傳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乃作巨枷號別尾榆囚人多死又仆死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溢死

按別玉篇大也廣韵大力之皃方結切讀若鼈入聲別尾殆後大於前其力必後墜囚人之首所不能勝故多死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末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形於繪畫

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閒耳不虞其弊使人眞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按致堂之說歸咎佛氏然非則天之很毒索來之徒烏能得志哉

宋掠囚法

宋志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爲私罪

按此建隆時令獲盜尚不得擅掠矧他囚乎

通考一百六十六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自今繫囚如證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

決

按此條與前條之意略同即唐六典所謂有徵而不首實然後考掠也世之考囚者未明白而即考考之又無節度全失唐宋之舊法矣胥吏拷決當是五季之秕政至太宗時革之

通考一百六十六 政和七年詔品官犯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隱者方許枷訊所以示別也邇來有司廢法不俟三問追攝不原輕重枷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以稱欽恤庶獄之意

又詔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請不俟三問未承即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別被處分外餘止以眾證為定仍取伏辯無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庭訓者並送

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按此二條後世尚行之

宋志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即位即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欵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脛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坐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

　按理宗恤刑而其時之弊若此而帝不聞也由于壅閉

之深也壅閉可以亡國可畏哉可懼哉

遼拷訊之具

遼志拷訊之具有麤細杖及鞭烙法麤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至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

按法外考囚歷代多有遼代鞭烙之法酷矣乃明著於法中亦古所未有也

金掠囚事

金志大定七年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求盜不得命點檢司治之執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誣伏上疑之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剌道雜治既而親軍百夫長阿思鉢鬻金於市事覺伏誅上聞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柰何鞫獄者不以情求之乎賜死者錢人百

貫不死者五十貫

按金考囚之法史不具志但書此事世宗明主而其時尚有此事甚矣酷吏之不絕于人間也金酷吏傳僅列二人並未及考囚蓋事多闕逸矣

元蒙古人不拷掠

元志諸鞫獄不能正其心和其氣感之以誠動之以情推之以理輒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繩索並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諸正蒙古人除犯死罪監禁依常法行司毋得拷掠　諸鞫獄輒以私怨暴怒去衣鞭背者禁之　諸鞫問囚徒重事須加拷訊者長貳僚佐會議立案然後行之違者重加其罪

按禁慘酷禁鞭背拷訊先立案並舊法也惟蒙古人不拷訊乃元制

明拷訊法

明律凡應八議之人及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若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衆證定罪違者以故失入人罪論

按此條本于唐律惟唐律於考囚之法甚詳明律概行删去拷訊遂無節度遇有疑難之案仁厚者束手難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濫之害勢所不免此古法之所以不可遽廢也

分考十七終